

LOVE YOU FOR EVER

XINZIMEIZUOPINJI

辛紫眉作品集

名花舞浪蝶



蝶浪舞花名

辛紫眉 著

敦煌文藝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辛紫眉作品集、台湾辛紫眉著·—兰州: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02.10

ISBN 7-80599-471-4

I. 辛… II. 名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62245

辛紫眉作品集

名花舞浪蝶

辛紫眉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5.5 字数:128 千字

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

ISBN 7-80599-471-4/I·152

定价:9.80 元

名花舞浪蝶

第一次女扮男装就被人发现，差点被人欺负，幸亏他出现救了他，他就是传说的那个浪荡公子吗？怎么和传说中的有些不同。为了跟着他，不惜跟着他到赌坊和妓院，她发现她自己渐渐爱上了这个男人。自从发现他不是司徒家的血脉，他就放纵自己，让自己变得更坏些，使那个要离家出走的堂哥能有所顾及留下来，直到遇到了她，他就被她深深吸引，却设堂哥设计，使他伤心难过了好一阵，当听说她被捉进皇宫，不惜夜闯皇宫，只为能够救她……

辛紫眉

著

楔子

“皇阿玛，听内侍说您最近老是闷闷不乐的，是否有什么事烦心？”二十八几的琰关心的问着眼前愁眉深锁的老人。

“太无趣了。”已经八十七岁的乾隆太上皇烦躁的低嘎一声，“难道就有什么新鲜玩意玩了吗？”

嘉庆皇帝扬了扬眉，“难道大学士公没有什么主意吗？”

乾隆冷哼一声，“和坤那家伙老得连脑子都生锈了，还能想得出什么好点子。”

“哦！”嘉庆君忍住笑，似乎觉得有趣，“那皇阿玛想要怎么做呢？”

乾隆激怒的余睨着他，“皇上，”他叫着，“这皇宫太闷了，历朝的旧东西我也看烦了，印也盖腻了，而这些不知趣的太监还净拿那些过来。还有那些老皇妃、老王公大臣净挑些老话题谈，难道我就只能处在这堆老古董中吗？”乾隆咆哮着，语气中颇有不平。

嘉庆君微点着头，胸中已有了份了然。皇阿玛之所以如此不乐，不外乎是因为“不服老”而已。

“我帮您换一群太监、宫女，让您换换口味如何？”他建议着。

乾隆眼睛一亮，“最好都是年轻的，而且还能对唱吟诗。”他开出条件，口气有点阴沉。

“皇阿玛。”嘉庆呻吟的叫道。年轻的侍官好找，但要满腹文墨又要能与皇阿玛对得上嘴的，这太难了吧！

“如何？”乾隆危险的眯着眼，“难道皇上连这点小事也不顺我？”

“岂敢。”他快速回答，“我看我给皇阿玛找些有名的才子才女好了。”却又忍不住补充的讽道。

“甚好，甚好。”乾隆却故作不知的击掌叫好，“琰儿，你真不愧是我得意的好儿子，所说甚得我心。”他笑着，“不过才子可以少些，本上皇比较喜欢貌美的才女。”然后又故作严肃的提醒。

“是。”嘉庚君无奈的应着。

看来皇阿玛的闷闷不乐是起乎男人可悲的天性。

喂！八十七的高龄了，风流之心却不失当年。

第一章

“文柳，你也过了弱冠之年了，着实也该娶妻了吧？”司徒老夫人坐在大厅里的大位上，严肃又有点无奈的瞅着司徒家后秀的长孙。

司徒文柳差点呛岔了气，忙拍着胸脯，“奶奶，”他呻吟着，“怎么又提这档事了？”

“难道不该吗？”她反问，“你看别人家的儿子，哪一个到了你这个年纪还没当爹的？你也真是的，也不曾我们司徒家争个气。”

司徒文柳差点翻白了限，却看见坐在对面的堂弟正用扇子掩着脸偷笑：“奶奶，你别忘了，我们司徒家还有一位过了弱冠之年也还没当爹的男丁呢！”他微笑的看到堂弟射过来的怒气。

“唉！”司徒老夫人一声重重的叹息，眼光不由得转到另一位孙子上。

看他，也称得上是人中之龙，昂然七尺之躯散发着令人难以忽略的浑然天成气势，粗矿却棱角分明的轮廓，虽称不上斯文但也不失俊美，薄而抿紧的唇，厚而黑的两道浓眉，再视上两颗大又明亮又带着些狠劲的眼睛，及黝黑的肌肤，常常给人能干精明的印象。

但实际上，却非如此。

“我倒是很乐意替咱们司徒家添几个小娃娃呢!”他收起扇子,开始展现邪里邪气的笑容,“只是不晓得有哪几家的闺秀愿意承担这种荣幸呢?”他夸张的说着,还戏剧化的将充满希望的目光射向老夫人。

“唉!”她又是一声叹息。这个孙子虽是人模人样的,但可惜不学无术又没个正经样。想他十五岁以以前倒也还算正常,但不知为何却变了,变得轻浮、玩世不恭,甚至还风流成性,变成了个嫖赌高手,令人不屑的浪荡了。

“文声,如果你能改一改你的性子,少去那些花街柳巷的话,或许你还是有希望的。”她正经的告诉他。

“那不如先阉了我吧!”他也正经的回道。

“司徒文声,”司徒老夫人厉声喝道,“你那是什么态度?难道你想一辈子这样糟蹋你自己吗?”她痛心疾首的斥责。

司徒文声却无所谓耸耸肩,“这样子有什么不好?我可是相当乐在其中呢!”张开了扇子,他开始潇洒的扇凉。

“我看是别有苦衷吧!”司徒文柳插了进来,这时的挡住老夫人另一波斥责。

文声心中一紧,虽感惊愣,表面上却又不动声色,“堂哥,”他高声的叫道,“你是司徒家的继承人,传宗接代是你的责任,逃得了一时是避不过一世的。”他调侃的看到司徒文柳倏地变白的脸。

“没错,文声说有道理。”司徒老夫人转开了注意力,开始旧话重提,“我听说城北高家的千金是个知书

达理的好女孩来当司徒家的媳挺不错，再不然城西的冯家小姐也很好，人家是颇负盛名的才女，做司徒家的少奶奶也绰绰有余……”老夫人如数家珍的一个个搬出来称赞着。

“这是多余的。”司徒文柳终于按捺不住出声了，“命就是命，和费力的挣呢？”他哀伤的看着他奶奶惊讶的面容，“留不住的，终留不住的，我所能做的就是谢谢你们二十多年来的苦心。”他静心的说道。

“文柳……”司徒文柳苦笑一下站起身后，旋即如一阵风般离开大厅，尾随他而去的是一脸凝重的司徒文声。

“他知道了，他难道已经晓得了？”司徒老夫人茫然的瞪着孙子已然消失的背景低喃。

二十五年前，当司徒文柳还是个婴孩时，一位法力高强的道人曾经无端的出现在府里，他告诉他们这婴孩跟司徒家的缘份只有二十五年，时间到了他就会离开。因为，文柳是个天赋异禀的奇人，修道救世是他将来的使命。

“不，绝不。”老夫人咬牙叫道，“文柳绝对不会离开司徒家，他是我司徒家将来的继承者。”

仿佛下了决心一般，她抬起头来凌厉的下着命令，“去把大老爷和二老爷叫回来，说我有话要跟他们说。”

即使不择一切手段，一定要把文柳留下来。她发誓。

司徒文柳终于在后花园停下了奔驰的脚步，深邃的双眸扫视着满园的牡丹，但眼神却是落莫的。

“你刚铡说的那些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一直在他身后的文声出声问道。

司徒文柳凄然一笑，眼光停驻在树梢一双鸣叫的雀儿身上。他抬起了手，伸出白皙又修长的手指头，“过来。”对着那双雀儿叫。

那双雀儿竟听话的飞了下来，凄息在他手上，没有迟疑也没有恐惧。仿佛司徒文柳就是他的同伴般。

文声看着这一幕，一点也不惊奇。打人小时候起，他这位堂哥就表现出过人的才能，周遭的动物对他百依百顺的，例如未经驯服的野马在他几句呢喃而平静下来，发狂的牛会因他一声斥喝而伏身低头。仿佛他与动物间能互通心意般。而他又表现出超常的慈悲，当真是连蚂蚁也不忍心踩死的那一种。

“最近我的感觉是愈来愈强了。”司徒文柳轻抚着手中的雀儿低声，“我知道我离开的时间快到了。”

“胡说八道。”文声轻斥，“你不要听信仆人说的那些陈年往事就认定自己是个奇人，是块救世的材料。”文声走到他面前直视他的双眸。

“最近我一直听到一个声音，它告诉了我一些事。”柔和得令人颤怵。

他静静的说道，柔和得令人颤体。

文声的脸惨白一下，“不要忘了，你是司徒家的继承人，司徒氏的与衰存减都在你的身上。”他重重的警告他。

“不，”司徒文柳摇摇头，“司徒家唯有在你的手上才兴旺得起来。”

“我？”文声大笑，“一个败家子、浪荡子？你别说梦话了。”他大声的翼落他。

“你是吗？”他淡淡的反问，深黑的双眸射出精光，仿佛把人看透般直盯着文声，“你是个奇才，精明能干还超过我甚至是爹及叔叔。为什么要掩藏住呢？为什么要给人错觉呢？”

“天大的笑话。”文声好不容易自惊楞中回过神，随即不屑的叫道，“本少爷天性如此，‘你也未免太抬举我了。’”

“是什么事困扰了你？是什么原因致使你如此？”司徒文柳不理他的反应，进而逼问道。

“没有。”文声断然否认，眼睛戒备的看着他步步逼近。

“我不信。”司徒文柳摇摇头，“为什么不说出来？为什么要千个人痛苦的承受。”

文声购脸扭曲一下，随即恢复正常，“你热昏头了吗？净说些瘟言疯语。”他像看疯子似的看着他。

“我感觉到你心中有个重担，非常的重，令你非常痛苦，”他逼视文声的眼睛令人窒息的说。

“你疯了。”文声沉声说道，脸色不屈的迎向他深深人心的睜光。

“你自己心里明白。”他又说。

“是的，我明白。”文声低沉的出声，“我明白我没有重担。”他坚决否认。

“说谎。”司徒文柳嗤之。

“小姐，你看……”

“小子，你叫我什么呀？”一名身穿青衫的少年拿起手上那把白色的扇子往身旁的小僮敲下去。

“公子，我不敢了啦！”那小僮立刻掩着头机敏的逃窜。

“小红，你不再给我回来，当心我不给你晚饭吃。”少年也不追，只是气定神闲的喊了喊。

那小僮果真听话的走回来。“公子，你不气我了吧？”她问，骨碌碌的双眼直盯着眼前这位长得明眸皓齿，令人看了赏心悦目的俊秀公子。

“怎么？难道你还真担心呀？”少年斜睨着她，眸中满是笑意流转。

小僮摇摇头，笑开了嘴，“我家湘云小姐是最好的。”她撒着娇。

原来这位青衣公子正是司徒老夫人口中的那位城西冯家千金，颇负盛名的才女——冯湘云。

“所以才不幸养了你个没大没小的坏女婢。”她又一记响头的敲了下去，当然力道是很轻的。

“哇！打死人了。”那女婢边叫边忙着逃命。

“小红……”湘云起了个兴头，举步想要追上去。

“公子，请留步。”背后却有一个力道拉住了她。

湘云猛然回头一瞥，意外的看见两位勤黑的大汉正露着满嘴白皙的牙齿，眼睛不安分的打量着她。

“两位兄台有何指教？”湘云回过身来，小心的拱手道。

“公子，瞧你一身华衣锦服，想必是富家子弟吧？”其中一名颇有深意的说着，“花一两个钱可怜可怜我们

这两个苦命人，对你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。”话虽是这样说，但口气中可没有一丝乞讨可怜的意味。

湘云不由得一愣，云巧的双眼却开始打量着他们。衣衫槛楼？看起来不像，躬途末路？更没那个样子。摆明了是看她好欺负嘛！

不过，她看起来的确如此，她自觉的低叹口气，虽然男装打扮的她是俊秀潇洒的飘逸公子，但任谁一看，都会直觉的认定她是位手无蹲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而已。这一点，她倒是清楚得很。

“如何？公子是帮还是不帮？”另一位的气息更是不善。

湘云只好认命了，心中却是懊悔得很。早知道，就不该瞒着爹爹偷跑出来街上玩的。

“两位兄台好说。”她陪笑着，忙从衣襟内拿出她的荷包，“小弟只有这些碎银，还请两位兄台不吝收下。”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她虽非位杰，但也知道反抗他们只会带来难堪的后果，所以她宁愿——花钱消灾。

“你们抢劫呀！”小红悄然出现，出其不意的夺走湘云手上的荷包。“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仍眼里还有没有王法呀？”她又叉着腰，得理不饶人的骂过去，颇有初生之犊不畏虎的胆识。

湘云头大的呻吟一声，大感不妙。

“臭小子，把钱包拿来。”他们吼着，魔手已朝小红伸过去。

小红马上怪叫，“强盗呀！”颤抖的身子掩不住她的害怕。

湘云忙不迭的擎起扇子压住他们伸向小红的手，“兄台，我的侍从年纪轻，不懂事，你们大人大量，也就别跟她计较负义她笑着赔罪。

“罗嗦！”其中一名汉子却反手抓她胸前的衣襟，“叫你的奴才把东西……啊！”那名汉子突然双手一放，看她的眼神由迷惑转为肯定。

湘云在心中叫苦连天，知道对方已识破了她的女儿身，看他那对色迷迷的眼睛逐渐迷朦，此时不跑就难脱身了。

“小红，侠逃。”她抓起小红，转身就往大街上人最多的地方奔去。

但三寸金莲怎敌得过大男人的步伐。才跑没几步，她那及腰的辫子就被扯住了。

“干嘛那么急呢？陪我们多聊聊不好吗？”他们不怀好意的调戏着。

湘云又忙装起笑脸，强迫自己壮起胆子回过身来面对他们。

“救命呀！杀人了。”小红却在此时杀猪似的类叫，引得他们楞了一下。

湘云本想伺机踩他们几脚好逃，但脚还没动，就已见那两位兄台跌倒在地上，姿势十分难看。

“混蛋，你们以为这是哪里呀！”一声暴喝传来。

湘云懵然回头。老天呀！她马上又被防了一跳。

刚才出手救的人，明显是眼前怒气腾腾得吓人的高大男子，看他微眯的眸子射出寒光，脸上粗犷的线条更是紧得僵硬，全身迸发的气势……令人胆寒。

“大街上，竟敢公然抬东西，你们不想活了是吧？”

文声冷眼直视着他们，烦躁的心情加上激起的怒意，此刻的他只想揍人而已。

“你是哪里冒出来的？干嘛多管闲事？”他们还了解情况的粗声回嘴。

“好，够胆。”文声大笑，是高兴终于有对象可以当拳靶了，卷起衣袖，露出粗黑的胳膊，去势汹汹的靠近他们。

“大爷。”看出情况不对的他们马土放软了音调，“别生气，我们只不过是跟两位公子闹着玩而已。”他们陪着笑，身躯识趣的后退。

“说谎！”小红又在此时突然出声；“他们根本就是抢劫。”她尖锐的叫声，一副恨意深重的样子。

“小红。”湘云低叹的晚着，她途么会养了个这么冲动的奴婢呢？

“饶命呀！”一声声惨叫传了过森，引得湘云又马上转回头。

老天，她那个高大的恩公竟像打更腐似的，把那两个可怜的人，打得软软的瘫着。真是的迅速得厉害呀！湘云不由得赞叹。

可是，这样打下去，可是会出人命的，到时可就麻烦了。

“恩公。”湘云奔了过去，用她那绸白的玉手拉住他粗黑的双拳，“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他们已经偿够苦头了。”她胆战心惊的低喊。

闷气出了一大半的文声十分不情愿的望向那位死命

拉佐他双手的少年，“我还没打过瘾呢！”他粗着声音低吼。

湘云死白着脸，显然昂被他那张肠感到了。“但你那样打下去，可是会把他们打死的。”她仍壮起胆子急急的劝阻。

文声死盯着湘云，起伏的胸膛仍存有灼热的闷气，“人渣，死不足惜。”他卑道。

“不。”湘云惊叫，死命抱住他的腰，想要拖住他有力的步伐。“你们快逃呀！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”还不志向地上的可怜人叫道。

文声懊恼的想要攢开腰上属于那少年缠人的手。但一碰上那白嫩的柔荑，却不自主的楞了楞，这触感……老天爷，天下还有这么软的男人。

“喂！人都跑了、你还不放手。”他收回手，低声的对湘云直吼。

湘云这才猛一抬头，果然发现发生命案的危机已经解除，心中不由得大松一口气。

“还不放手。”文声又恶声恶气的说。

湘云脸一红，马上放开了他，倒退好几步。

“真是麻烦的家伙。”他埋怨着，顺手拍了拍衣服的染尘。然后，不置一语的转头就走。

湘云愕然的看着他的背影，有点不敢相信他就这样定了，至少……也该让她道声谢呀！

“小姐，你还好吧？”小红拉着她的手急急的问。

不，不行，他不能就这么走了。湘云在心底大叫，但却不明白为什么不能任他定。

在一阵冲动之下，她甩开了小红的手，开始迈起小小的步伐急急的追着他。

“等等。”她拉任文声的袖子拖使他。

文声停下脚步，援出不悦的脸色回瞪着微喘的湘云，“干什么？”他冷冷的问。

“公子……公子请……问……贵姓大名？”湘云边顺着气边问。

文声冷冷的瞥湘云一眼，“那似乎……不干你的事。”他道，随即又想走。

“不，等等。”湘云忙使力拉住他，“请你一定要告诉我，拜托。”她求着，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如此执意，仿佛理智与行动相歧。

一抹兴味由文声眼中升起，“你为什么一定要知道呢？”他一字一字清晰的说。

“呢……这……”湘云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回答，“你是我的恩公，我总不能不知道你的名字吧！”她只好临时想个藉口。

“你知道了又如何？”他问，语气里有着三分有趣、七分嘲弄。

“报恩呀！”她脱口而出。

“报恩？”他却大笑，笑声之宏亮引得路行人频频投过来注目的眼光。

此时，湘云羞得满脸通红，觉得丢脸极了，真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算了。可是，她却还是站在原处，按捺住逃跑的欲望看着她的恩公。

“公子？”小红走了过来，有点不了解情况的晚着。”